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紀十二

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
單闕三月一十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子壻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

通鑑卷三十一
自服統緒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乙亥突厥候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留右僕射高士廉輔之。辛巳行及溫湯。衛士崔鄉刁文懿憚於行役。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毒蛇。庚午罷襄

城宮。分賜百姓。免閭立德官。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已酉書成。上之才皆為之叙。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為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阮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

命共胎而壽夭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厄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無始有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唯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爲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

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巳。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墓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皆以爲確論。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

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第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買爲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詣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晉陽。上許之。丙子百濟來告其王扶餘璋之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願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

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爲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絞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而止。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爲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爲名。

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疆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

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乙巳。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

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冬十月辛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辛丑還宮

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爲兵部尚書壬申

車駕西歸長安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

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

紇靺鞨靺霫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兵及奚靺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爲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疆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

通鑑卷二百九十六
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鬣林木。枝皮畧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已

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二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灤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稍直前衝之。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

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馮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

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書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辛未徙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徒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爲年限勅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知機密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

通鑑卷二百九十六
九
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 六月庚寅詔息隱王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謚並依舊 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况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七月戊子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 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

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一人何事過謝 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

丁巳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少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旣殺沙鉢羅葉護并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彊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
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
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
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與兵取高昌
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
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
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
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
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

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
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
根以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
其地而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
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
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
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
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
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
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熟啜輒奪取之乙毗

通鑑卷二百九十六
咄陸怒斬泥熟啜以徇衆皆憤怨泥熟啜部將胡祿
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
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
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
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旣立悉禮遣乙毗咄陸
所留唐使者帥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
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
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
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
冬十月丙申殿中監郢縱公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

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
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
叩頭謝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崛強漠北今御之止
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
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
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
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
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
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
恩如是柰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

通鑑卷二百九十六
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
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倨拔
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
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
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
相親何力入薛延陀如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
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
上爲之泣下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
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
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一月丙辰上

校獵於武功 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
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
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弁
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
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爲數段棄溝中立
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
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
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
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
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

壬戌上校獵於岐陽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
極歡而罷庚午還京師 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
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
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
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亳州刺史裴行
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爲賊臣所
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
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高祖之入
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
祖於蒲反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

轉餉不絕歷南寧戎廣州都督仁弘有材畧所至著
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贓百餘萬
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
白首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爲之求生理終不可
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
品已上集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
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
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
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
貶責如此上不許群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具

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癸卯上幸驪山。溫湯甲辰獵于驪山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爲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復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群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

也。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鄆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劉蘭成謀反。戊申。蘭成坐

腰斬。右武侯將軍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謀反。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爲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巳。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玉。拒諫者多。云業巳爲之。或云業巳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

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爲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亮出爲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鄜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爲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

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誦說，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瑒、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惠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漢壯公秦叔寶等。

於凌煙閣。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躁。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說之曰。王兄弟既多。恐天下千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衛。祐以爲然。弘智因薦妻兄燕弘信。祐悅之。厚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遇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爲長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昵近群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壯士咎君暮。梁猛彪。得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祐潛召還寵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言之。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祐懼而從之。萬紀至京師。言祐必能悔改。上甚喜。勉萬紀而數祐前過。以

勅書戒之。祐聞之。大怒曰。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爲功。必殺之。上以校尉京兆韋文振。謹直。用爲祐府典軍。文振數諫。祐亦惡之。萬紀性褊。專以刻急。拘持祐城門外。不聽出。悉解縱鷹犬。斥君暮。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有塊。夜落。萬紀以爲君暮。猛彪謀殺已。悉收繫。發驛以聞。并劾與祐同爲非者數十人。上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紀俱入朝。祐既積忿。遂與燕弘信。兄弘亮等。謀殺萬紀。萬紀奉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之。祐黨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走數里。追及殺。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夜縋出二者相繼祐不能禁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上賜祐手勅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耳祐召燕弘亮等五人宿於卧內餘黨分統士衆巡城自守祐每夜與弘亮等對妃宴飲以爲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軍弘亮等曰王不須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爲王揮刀拂之祐喜以爲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從時李世勣兵未至而

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齊府兵曹杜行敏等陰謀執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譟聲聞數十里祐黨有居外者衆皆攢刃殺之祐問何聲左右給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行敏分兵鑿垣而入祐與弘亮等被甲執兵入室閉扉拒戰行敏等千餘人圍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爲帝子今乃國賊不速降立爲煨燼矣因命積薪欲焚之祐自牖間謂行敏曰即啓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祐等乃出或挾弘亮目投睛於地餘皆搥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

還鑱之於東廂。齊州悉平。乙丑，敕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死於內侍省。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祐之初反也，齊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為燕弘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狀遥責祐曰：「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為逆亂，以犯君父，無異一手搥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祐縱擊虜之，慙不能殺，勅贈石頭亳州刺史。以君狀為榆社令。以杜行敏為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者，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郟城孫處約諫書，嗟賞之。累遷中

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謚曰敬。韋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群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荅不暇。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好効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辦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燾及幡旗，設穹廬。

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卧於地。衆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務面良久。太子歛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爲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

氊甲。操竹稍。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搗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鬥。豈不樂哉。又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

中皆言泰罪惡。勅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卧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勅召。宜密爲之備。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謂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上以爲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爲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

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紀十三

起昭陽單闕四月盡旃蒙大荒落五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貞觀十七年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勅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群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

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紇干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墜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耻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

未至耳。豈可億度。安生猜貳邪。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策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

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秦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是日。秦從百餘騎。至永安門。勅門司盡辟其騎。引秦入肅章門。

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御承天門

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秦。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秦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秦皆無恙矣。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

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為吏部尚書。初

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鞠承乾獄。陰為趙節道地。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

也。以是負嫌。已丑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爲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爲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爲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爲賓客。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剪須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世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因飲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癸巳詔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將軍。降爵爲東萊郡王。泰府僚屬爲泰所親狎者皆遷嶺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廢爲庶人。給事中崔仁師嘗密請立魏王泰爲太子。左遷鴻臚少卿。庚子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前後稱名。惶恐。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過隨身。飲食不過適口。幽憂可憇。乞勅有司優加供給。上從之。黃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

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丁酉。右僕射高士廉遜位。許之。其開府儀同三司。勳封如故。仍同門下中書三品知政事。閏月辛亥。上

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

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丁巳。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群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資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

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群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旣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

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筭。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群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疆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疆。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耶。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

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媾。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

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

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

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疆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上

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

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

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誅。必

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

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冊命丙子徙東萊王泰爲順陽王。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踈遠賢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爲穀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左遷正倫爲交州都督。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詔所撰碑。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

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
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
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
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
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
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
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八月庚戌
以洛州都督張亮爲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以左衛大
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爲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
職宿衛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

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
亮爲麗玉兵曹爲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
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
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
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其官
爵授弼上爲之擇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
恩而多弼之不伐也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
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
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奘齎璽書賜高
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

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癸未徙承乾於黔州。甲午徙順陽王泰於均州。上曰：父子之情出於自然。朕今與泰生離，亦何心自處？然朕爲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寧，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秦誠爲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斷之以義，使之居外者，亦所以兩全之耳。先是諸州長官或上佐，歲首親奉貢物入京師，謂之朝集使，亦謂之考使。京師無邸，率僦屋與商賈雜居。上始命有司爲之作邸。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圓丘。初，上與隱太子巢刺王有隙，密明公贈司空封德彝

陰，兩端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彝固諫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後乃知之。壬辰，治書侍御史唐臨始追劾其事，請黜官奪爵。上命百官議之。尚書唐儉等議：德彝罪暴身後，恩結生前，所歷衆官不可追奪。請降贈改謚，詔黜其贈官。改謚曰：繆。削所食實封。勅選良家女以實東宮。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寧辭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孫生於微賤耳。今旣致辭，當從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懦弱，不能守社稷，柰何？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

可。上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願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謂吳王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漢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陰圖不軌，霍光折簡誅之，爲人臣子不可不戒。庚申，車駕幸驪山溫湯。庚午，還宮。

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車駕幸鐘官城。庚子，幸鄠縣。壬寅，幸驪山溫湯。相里玄奘至半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奘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地，五

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奘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誅。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讐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曷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

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群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

紆。但不見此耳。巳酉上幸靈口。乙卯還宮。三月

辛卯。以左衛將軍薛萬徹守右衛大將軍。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夏四月。上御兩儀殿。皇太子侍。上謂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

蒼生者也。辛亥上幸九成宮。壬子至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以令凡庶。何咄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材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已未至顯仁宮。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勅將作大監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

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爲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甲子上還京師。丁卯以散騎常侍劉洎爲侍

中。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爲中書令。太子左庶子中書
侍郎馬周守中書令。文本旣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
故。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
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文本弟文
昭爲校書郎。喜賓客。上聞之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
卿弟過爾交結。恐爲卿累。朕欲出爲外官。何如。文本
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今
若出外。母必愁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矣。因歔歔嗚
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嚴戒之。亦卒無過。九
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焉。

耆貳於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爲其弟娶焉。耆
王女。由是朝貢多闕。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詔以
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
擊之。會焉耆王弟頡臯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頡
臯弟粟婆準爲鄉導。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險而不設
備。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將士浮水而度。比曉
登城。執其王突騎支。獲首虜七千級。留粟婆準攝國
事而還。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執粟
婆準。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追
奔數十里。辛卯。上謂侍臣曰。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

自往擊焉者。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西突厥處那啜使其吐屯攝焉耆。遣使入貢。上數之曰。我發兵擊得焉耆。汝何人而據之。吐屯懼。返其國焉耆。立栗婆準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爲王。仍附於處那啜。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郤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冬十月辛丑。

朔日有食之。

甲寅。車駕行幸洛陽。以房玄齡留守。

京師。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太亮副之。郭孝恪

鏢焉耆王突騎支及其妻子。詣行在。勅宥之。丁巳。上

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係

頸束手。漂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己巳。畋

于澠池之天池。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

元璠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

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

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

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爲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

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曰：卿有將相之器。朕方將任使。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曰：山東鄙夫。得一刺史。以爲富貴極邪。敢於天子之側。言語麤踈。又復不拜。名振謝曰：踈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房玄齡處朕左右二十餘年。每見朕譴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未嘗見朕。朕一旦責之。曾無震懼。辭理不失。真竒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

成功。今畧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日以大擊小。二日以順討逆。三日以治乘亂。四日以逸待勞。五日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大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爲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壬寅。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上爲之廢朝。葬以國公禮。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

遣使戒勅。無得相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敗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爲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俟利苾之北度也。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戊午。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皆以爲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

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爲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畧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侯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十九年春正月，韋挺坐不先行，視漕渠，運米六百餘艘，至盧思臺側，淺塞不能進，械送洛陽，丁酉除名。以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崔仁師亦坐免官。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留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

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丁巳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癸亥。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二月丁丑。車駕至定州。

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唯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勲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

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

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視事。又令更爲士廉設案。士廉固辭。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同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丁巳。車駕至北

平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

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又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陳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又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

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焚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曠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紀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六月盡著
雍涪難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貞觀十九年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

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巖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爲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爲巖州以孫代音爲刺史契苾何力瘡重上自爲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什何

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員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爲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

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

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一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陣。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笑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爲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

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

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額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

三百人悉阮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
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
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
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秋七月
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
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真爲
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
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
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
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謀者高竹離反接

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
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爲謀宜速反命爲我
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
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屩而遣之丙午徙營於
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塹壘雖
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
國焉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
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真珠
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
敗於駐驛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

懾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爲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旣葬曳莽恐拔灼圖已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

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旣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

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鷄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

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三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御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

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取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勅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為殿。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鞞。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勅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

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
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
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
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
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
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為民。謹呼之聲。三日不息。十
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
宛轉於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壽使
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謫。免元壽官。丙

戌。車駕至定州。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所署用多
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
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
扶輦步從者數百。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賀。上之征高
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
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
還。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
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
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積
北而還。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己未。勅禮部尚書江夏

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陁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總吏禮戶部三尚書事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頗怪

之戒曰卿性踈而太褻必以此欺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免其妻孥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書以四時選爲勞請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行方討茂州叛羌黃郎弄大破之窮其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去部內騷然矣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

時匆匆吾不憶也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庚午詔

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是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上命太子暫出遊觀太子辭不願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傳講道義從之上嘗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乃詰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有三衛誤拂御衣其人懼色變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陝人

通鑑卷二百九十八
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穎云。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己丑。亮與公穎俱斬西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旣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

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閏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三品。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爲聘禮。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

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迴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侯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

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勅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為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接對百寮。明習庶政。

既爲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愛。俯從公道。上以爲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真達官帥衆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甲子。立皇孫忠爲陳王。己巳。上行幸靈州。江夏王道宗兵旣渡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

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浮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

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
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庚辰至涇州。丙戌
踰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九月上。至靈州。勅勒諸部
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
爲奴等天可汗子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
甲辰上爲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玉。除凶報千古。公
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
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寮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
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
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

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
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
內不自得。旣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
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
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
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群臣。發言反
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
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
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
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

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鷲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乎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

仍慢常窺伺邊隙屢勅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丙戌車駕還京師冬十月己丑上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頓欲於歲前專事保攝十一月己丑詔祭祀表䟽胡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聞餘並取皇太子處分十二月己丑群臣累請封禪從之詔造羽衛送洛陽宮戊寅迴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雪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

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癸未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印。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勲。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夢。上將往哭之。房玄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公勿復言。卽左右自興安門出。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柰何不爲宗廟蒼生自重。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

夷衾輒屈。虜上。不聽。無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橋。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丙申詔以迴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蹄林州。白霄爲寘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旣爲唐民。往來天

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餘並依十五年議。二月丁丑。太子釋奠于國學。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

通鑑卷一百九十八
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侯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辛卯，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䟽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順地之勢，與民同利

故也。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爲翠微宮。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爲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

通鑑卷之百九十八
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壬辰詔百
司依舊啓事皇太子。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
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
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群
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
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
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
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
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
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

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
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
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
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
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李世勣軍旣渡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
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六月癸亥。以司徒
長孫無忌領揚州都督。實不之任。丁丑。詔以隋末
喪亂。邊民多爲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
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

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爲薛延陀所
掠者亦令贖還。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爲戶部尚書。
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
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
除緯洛州刺史。秋七月。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
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
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上以翠
微宮險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詔更營玉華宮於宜春
之鳳皇谷。庚戌。車駕還宮。八月壬戌。詔以薛延陀
新降。土功屢興。加以河北水災。停明年封禪。辛未。
骨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爲玄闕州拜其侯。
斤爲刺史。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
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己丑。齊
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
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
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汗臧疾。無損高深。志冲欲
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
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
明。丁酉。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
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

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羸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戊戌。勅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冬十月庚辰。奴刺啜匄俟友帥其所部萬餘人內附。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眾欲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眾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為眾所附。恐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眾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為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癸卯。徙順陽王泰為濮王。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視朝。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為明州。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

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

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

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

病上親爲調藥。使太子臨問。庚寅薨。戊戌上幸驪

山温湯。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

知機務。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爲柱國。

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

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

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戊申。上還宮。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聞鐵勒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上宴之於大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爲怪邪。失鉢屈阿棧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之幸。戊午。以結骨爲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爲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隸營州都督。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宫。百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宮。己卯。畋于華原。中書侍郎崔仁師坐有伏閣自訴者。仁師不奏。除名流連州。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今崑立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

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
庚子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
備鹵簿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充容長城除
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管繕相繼。又
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
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
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
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又
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和顧取人。不無煩
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
迷心之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
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紀十五

起著雍涪灘四月盡煇蒙
單闕九月凡十七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貞觀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將軍梁建方擊

松外蠻破之初雋州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暫

降復叛請出師討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勅建方發

巴蜀十二州兵討之蠻酋雙舍帥衆拒戰建方擊敗

之殺獲千餘人群蠻震懾亡竄山谷建方分遣使者

諭以利害皆來歸附前後至者七十部戶十萬九千

三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爲縣令各統所部莫不

感悅因遣使詣西洱河其帥楊盛大駭具舩將遁使
者曉諭以威信盛遂請降其地有楊李趙董等數十
姓各據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不
相統壹語雖小訛其生業風俗大略與中國同自云
本皆華人其所異者以十二月爲歲首 己未契丹
辱紇主曲據帥衆內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爲刺
史隸營州都督府 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
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
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 初西突
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爲葉護居多邏

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
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陸奔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
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
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
唐兵討龜茲請爲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
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五月庚子右衛率長
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初中天
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彊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
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
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

人與戰。力不敵。悉爲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餘騎。赴之。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磚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餘衆。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餘衆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衆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爲朝散大夫。六月乙丑。以白晝

部爲居延州。癸酉。特進宋公蕭瑀卒。太常議諡曰德。尚書議諡曰肅。上曰。諡者行之迹。當得其實。可諡曰貞。福公子銳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爲之營第。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劔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劔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

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絕粒。撓佛法。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壬辰。君羨坐誅。籍沒其家。上密

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

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耻。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

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譴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丁丑勅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討吐蕃。

延陁餘寇

九月庚辰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

社爾擊處月處密破之餘衆悉降

癸未薛萬徹等

伐高麗還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

坐除名流象州

己丑新羅奏爲百濟所攻破其十

三城己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中書令

彊偉

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

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

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州

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

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

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

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

挽曳未畢復徵船庸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

上乃勅潭州船庸皆從官給冬十月癸丑車駕還

京師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烏紇與俱

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

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

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爲瀚

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

恐回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

六

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 阿史那社爾既破處
月處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爲五道
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龜茲保其東
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
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弃城走社爾進
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
騎爲前鋒右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
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衆五萬拒戰鋒刃
甫接威引兵僞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
軍合龜茲懼將却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爲
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十一月庚子
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以契丹部
爲松漠府以窟哥爲都督又以其別帥達稽等部爲
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爲刺史以奚部爲饒樂
府以可度者爲都督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爲弱水
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主爲刺史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
營州 十二月庚午太子爲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
成 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
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

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於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爲王。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服者 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玉入見春秋
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爲特進文玉爲左武衛將軍
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
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
將 西南徒莫祗等蠻內附以其地爲傍望覽丘四
州隸郎州都督府 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
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
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
置新黎州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

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 三月
丙辰置豐州都督府使燕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

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顯道門外赦天下

丁卯勅太子於金液門聽政 夏四月乙亥上行幸

翠微宮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

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

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

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

詔不至家而去 辛酉開府儀同三司衛景武公李

靖薨 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

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入含風殿。上臥，引手捫無忌，願無忌哭，悲不自勝。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已巳，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處分衆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祕

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輿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爲侍中，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有司。諸王爲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斲面，割耳，流血灑地。六月甲戌朔，高宗卽位，赦天下。丁丑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以疊州都督李勣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
守。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癸未以長孫無忌為太尉兼
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無忌固辭知尚書
省事帝許之。仍令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癸巳以
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阿史那
社爾之破龜茲也。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
闐王伏闕信入朝。社爾從之。秋七月己酉。伏闕信隨
萬備入朝。詔入謁梓宮。八月癸酉。夜地震晉州尤
甚。壓殺五千餘人。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廟號太

宗。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
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
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丁酉禮
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君廟應毀。請藏主於西夾
室。從之。九月乙卯以李勣為左僕射。冬十月以
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
州隸定襄都督府。乙亥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
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
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
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

獄者不當如是邪。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珍膳，特加優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后思政之孫也。以后父仁祐爲特進魏國公。己未以張行成爲侍中。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旣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爲許王，上金爲杞王，素節爲雍王。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爲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

蕃所以疆大威服氏羌皆其謀也。六月高侃擊突

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

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初

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爲王唐兵旣

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

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九月庚子高侃執車

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

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爲衛將軍於

是突厥盡爲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

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

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四

長爲都督刺史。癸亥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

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

漏上悅爲之罷獵。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

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已

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

中書譯語人地大理少卿張獻冊以爲准估無罪思

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

爲定獻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爲

同州刺史獻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十

通鑑卷二百九十九
二月庚午梓州都督謝萬歲。兗州都督謝法興與黔
州都督李孟嘗討琰州叛獠。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爲
獠所殺。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
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奭。亨之兄子。王皇后之舅也。
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
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
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
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啞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
尋復遣歸。啞運乃說其父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

可汗併其衆。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
咄陸五啜努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
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
啞運爲莫賀咄葉護焉耆王。婆伽利率國人表請復
立故王突騎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
還國。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畋
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或埋人
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
緒。晉靈荒君。何足爲則。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
今書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暉皆好聚斂。

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爲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癸巳，詔諸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八月己巳，以于志寧爲左僕射，張行成爲右僕射，高季輔爲侍中，志寧行成仍同中書門下三

品。己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遣左領軍將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九月癸巳，廢玉華宮爲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宮爲萬年宮。庚戌，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乃自爲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閏月，長孫無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甲戌，詔頒之四方。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元舅。」

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癸酉。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鷹隼及犬馬者罪之。戊寅。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檐。莫各帥種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竇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郎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蠻酋禿磨蒲及儉彌于帥衆據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弄棟爲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恒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川。無大酋長。好結讎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相結。是歲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討。而逗留不進。高德逸勅令

市馬自取駿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上謂侍臣曰：「道裕瀆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丙子，上饗太廟。丁亥，饗先農，躬耕籍田。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卯，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

興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三月辛巳，以文節爲侍中，柳奭爲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韓瑗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夏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斬小勃弄酋長，殲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顛，自餘皆屯聚保險。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蠻遂定。甲午，灃州刺史彭思王元則薨。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發薛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無子，柳奭爲后謀，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

爲太子。異其親已。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乙丑。以于志寧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去年進戶總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履行士廉之子也。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同中書門下三品。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谷渾來朝。癸巳。濮恭王泰薨於均州。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房玄齡薨。公主教遺愛與兄遺直異財。旣而反譖遺直。

遺直自言太宗深責讓主。由是寵衰。主怏怏不悅。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寶枕云主所賜。主與辯機私通。餉遺億計。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主益怨望。太宗崩。無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相訟。遺愛坐出爲房州刺史。遺直爲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勗等數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先是駙馬都尉薛萬徹坐事除名。徙寧州刺史。入朝。與遺愛款昵。對遺愛有怨望語。且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荆王元景爲主。元景

女適遺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嘗自言。夢手把日月駙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尚巴陵公主。除衛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黜遺直。奪其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已。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上令長孫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爲類已。欲立爲太子。無忌固爭而止。由是與無忌相惡。恪名望素高。爲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事誅恪。以絕衆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

紇干承基得免死。

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尚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吳王朕之欲。句其死可乎。兵部尚書崔敦禮以爲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効死力。豈不佳。乃坐房遺愛殺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執失思力。並坐與房遺愛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

下獄節頗左右之。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戊子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人。置巴州。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萬徹弟萬備流交州。罷房玄齡配饗。開府儀同三司李勣為司空。初林邑王范頭利率卒子真龍立。大臣伽獨弒之。盡滅范氏。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之壻婆羅門為王。國人咸思范氏。復廢婆羅門。立頭利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有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也。父為頭利所殺。南奔真臘。大臣可倫翁定遣使迎而立之。妻以女王。衆然後定。夏四月戊子遣使人貢。秋九月壬戌右僕射

北平定公張行成薨。甲戌以褚遂良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冬十月庚子上幸驪山温湯。乙巳還宮。初睦州女子陳碩真以妖言惑衆。與妹夫章叔胤舉兵反。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甲子夜叔胤帥衆攻桐廬。陷之。碩真撞鍾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進攻歙州。不克。敕揚州刺史房仁裕發兵討之。碩真遣其黨童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衆恟懼。司功參軍崔玄籍曰。起兵仗順。猶且無成。况憑妖妄。其能久乎。義玄以玄

籍爲前鋒。自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戍。遇賊與戰。左右以楯蔽義玄。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致死。命撤之。於是士卒齊奮。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衆歸首。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十一月庚戌。房仁裕軍合。獲碩真。叔胤斬之。餘黨悉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癸丑。以兵部尚書崔敦禮爲侍中。十二月庚子。侍中脩憲公高季輔薨。是歲。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五年春正月壬戌。羌酋凍就內附。以其地置劍州。

三月戊午。上行幸萬年宮。庚申。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護預焉。乙丑。上幸鳳泉湯。己巳。

還萬年宮 夏四月大食發兵擊波斯殺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大食兵去吐火羅發兵立卑路斯為波斯王而還 閏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丁丑夜大雨山水漲溢衝玄武門宿衛士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枕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漂溺衛士及麟遊居人死者三千餘人 壬辰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為新羅王 六月丙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中書令柳奭以王皇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政事癸亥罷為吏部尚書 秋九月丁酉車駕至京師 戊戌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冬十月雇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癸丑雍州參軍薛景宣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高麗遣其將安固將高麗靺鞨兵擊契丹松

漠都督李窟哥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 是歲大稔

洛州粟米斗兩錢半。秬米斗十錢。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還宮。己丑。舊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車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庚寅立皇子弘爲代王。賢爲潞王。

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癸未以右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壬辰以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

風岐州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間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

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乙酉

以侍中崔敦禮為中書令。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

貞外特置仍同正。貞外同正自孝璋始。長安令

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

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

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

之子也。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為禮部尚書。上一日

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

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

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

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

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

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

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

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

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

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

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

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

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死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瀆。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殖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妣。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
欲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
聞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